



周康梁 著 / 挂

他们那一套

中国记者的英国社会观察和影像记

In Search of Britain

A Chinese Journalist's Experience and Images of the

文匯出版社

周康梁 著 / 摄

他们那一套

中国记者的英国社会观察和影像记录

In search of Britain

A Chinese Journalist's Experience and Images of the British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那一套：中国记者的英国社会观察盒影像记录/ 周康梁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96-0581-1

I. ①他… II. ①周… I II. ①社会生活-研究-英国 IV. ①D75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6465号

他们那一套

中国记者的英国社会观察和影像记录

著 | 摄影：周康梁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邮政编码 200041）

印 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890 × 1240 1/32

字 数：120 千（图 300 幅）

印 张：9

ISBN 978-7-5496-0581-1

定 价：45.00 元

前言：带着好奇心上路

Foreword: A Curious Approach

2006年10月，应朋友托付，我陪同两位英国摄影师拍摄云南境内的长江上游，他们更习惯于称这条江为“扬子江”，一周的合作经历让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冲击。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国摄影家，因为长年游走于这些山水之间，特别邀请他客串司机兼向导，本来这是一次有着共同兴趣点和目的的旅程，但从第一天开始，“麻烦”就没停止过。比如，英国同行提出的要求是介绍流域附近最有特点的景观和走访典型的乡村社区，当我的摄影家朋友兴奋地载着他们到达他认为值得推荐的地方时，不列颠人有时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有时则只是以英国人特有的客套口头赞美一下，却并没有开工干活的意思。

而当摄影家驱车匆匆赶路时，他们可能会毫无征兆地要求停车，并对着窗外看似平淡的风景大呼“Beautiful”（漂亮），然后搬下大型摄影器材猛拍一气。如此反复数次后，搞得我们的向导很茫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另外，一路上在饮食起居、行程安排、对当地风土民情和中国国情的理解等方面一直存在分歧，沟通也时有不畅，大家似乎都认为自己理解的世界和审美是对的，为了能顺利完成拍摄计划，双方还如谈判般认真严肃地交流过数次。最终，这趟工作之旅在艰难地相互磨合与妥协中结束。

此后不久，我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英国访学之行，为此，向周围曾经在这个国度有过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的朋友们咨询，希望除了书本上的介绍外，能对那个“传说”中的日不落帝国有更多了解，也试图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大不列颠的形象。

一位刚留学归来不久的女孩告诉我，她在英格兰西南部的生活很惬意，那里的阳光、海岸、草地和城堡给她留下美好回忆，言语间充满了陶醉和幸福，兴奋的面颊好像要开出花来；而另一位更早些的海归说得更多的是苏格兰北部漫长的冬季和难熬的长夜，“那一年，简直是噩梦！”说话间，他的额头似乎能拧出水来。“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这时，一位前辈插话道，这也更激发了我对即将登陆的岛屿的好奇心。

2007年1月17日下午4点，我踏上了大不列颠的土地。走出希斯罗机场，空气中弥漫的是一股淡淡的、甜甜的香草味。数日后一个朝阳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清晨，第一次离开伦敦去往外地途中，窗外如画般的美景向后飞驰，令人目不暇接。冬日湛蓝的天空，成片青绿的山丘和其上悠闲吃草的牛羊，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英国同行在中国看到类似场景时的反应。我们有被冠之以“香格里拉”的高原风光，不列颠有名为“高地”的壮美景色，我们总以为自己身处的地方是最美的，而对见多识广、走遍世界的英国摄影师，这可能只是他们见识过的众多风景中的一处，眼界决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

其实，再漂亮的英格兰南部也有疾风暴雨，苏格兰漫长的冬夜换来的是夏季晚上10点多还能看到美丽晚霞的夜空，只是每个人由于心境不同，记住了截然相反的部分而已。当我们总是想着那些细雨霏霏、雾霭沉沉，英国就是冰冷、阴暗和潮湿，让人避之不及的“老英格兰”；而当我们眼前浮现房前屋后怒放的花朵和人们脸上的笑容，还有甜得发腻的各色布丁时，大不列颠就是开朗、热情和令人回味的。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因为审视角度不同，体验相去甚远。

我想起了行前与一位同事道别的情景，当他得知我即将赴英访学一段时

间后，略带不屑地说：他们那一套呀！

他们那一套是哪一套？我们对他们那一套有多少了解？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答案。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太过自信于自己的这一套，而忽略了世界之大，天外还有天。更为遗憾的是，很多人，既没有弄明白自己这一套，更不愿意搞清楚别人那一套。

所以，有色眼镜不总是架在别人的眼睛前。

所以，直至今日，总还有人问我：伦敦还是雾都吗？泰晤士河仍然臭气熏天吗？而恰恰我们自己生活的城市正在成为新的“雾都”，一条条清澈的河流变成冒着黑泡的排污道。

所以，不止一位初到伦敦的中国人面对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大片公共绿地略带惋惜地感叹：这能盖多少高档楼盘啊！他们已经习惯了满眼热火朝天的工地和置身钢筋水泥森林中，觉得那才是现代化，并且对伦敦“居然”没什么太多摩天高楼表示不解。

100多年前，米字旗插遍半个地球，统计数据记载，1848年大英帝国的人口总数是两亿两千两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5，领土面积达500万平方公里。伴着坚船利炮，他们输出工业发明、现代运动项目和殖民统治，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而这一切背后总有原因。当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时，我发现：他们，确实有一套。

早在85年前，在剑桥的诗人徐志摩就说过：“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它的是有组织的生活，它的是有活气的文化。”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则在更早时夸赞英国人“不是靠机遇，也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靠他们的品质和个人非凡的能力，引领者当今世界的潮流”，把一个原本寒冷、贫瘠的北方小岛，建设成“整个世界上最盛产、最奢侈、最威风的国度”。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职业的习惯总让我对陌生和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希望看到现象后面的背景。随后的日子里，我以十足的精力游走了这个岛国

的很多地方。虽然废寝忘食，甚至是贪婪地记录、观察和查阅资料，试图距离这个国家和人民更近些，但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纯朴的民风、秀丽的风光、傲视全球的眼光等让人眼花缭乱，海量信息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我所能涉足和关注的内容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关于英国的宏观历史介绍和旅游指南、宝典已经有很多，我所关注的一些题目则是大家貌似熟知，但是又没有深入了解的，内容涉及历史沿革、政治体制、城市管理、社区规划、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和民风民俗等。于是，采访和挖掘背后的故事，拍摄图片和视频便成为我乐此不疲的事情，每每有所斩获，便恍然大悟，兴奋不已，其中很多故事就连英国人自己都知之不详，由此也让他们对面前这个探寻不列颠历史、文化的中国媒体人另眼相看。

从2008年起，在写作英国电视研究专著的间歇，我开始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专栏，和读者分享自己此前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专栏定期刊发的压力作为动力，让自己在本来已经很繁忙的工作间隙不懈怠，把散乱和零碎的内容整理出来，积少成多，最终集结成册。此后四年里，在专栏基础上，我陆续对篇幅和内容进行了大幅扩充、修订和完善，并且增加了大量原创拍摄的图片，同时为了让读者对涉及的历史部分有更形象理解，还从相关机构和佚名作者处搜集了一些资料图片。

散点是系列专栏的特征之一，主题涉及英国社会方方面面，内容都是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基于自己以前生活、工作经历的所思所感，看起来记述的是英国的人、物、事，落脚点却无一不在万里之外的祖国。如果按照英国电视制作的路数，这本书有可能会是一部同名纪录片配套发行的读物，英国人对历史、文化的介绍不止停留在书本上，很多电视节目也不是一次性消费的“易耗品”，纪录片是传播某个领域知识的很好载体，对此我的不列颠同行们花样翻新，新意辈出。不得不说，无论作为电视人、记者、摄影师，还是专栏作者，我的创作思路受到他们很大启发。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英国学习、生活、工作和旅游，但由于受到生活环境、个人能力、工作性质、人生阅历等限制，如前面的例子一样，

每个人看到、经历和理解的英国大相径庭。作为读者，我曾经阅读过不少前人写下的他们眼中的英国，时光荏苒，当年的文字变成了我们比照历史和当下的范本。我希望，今天您手里的这本书在未来也能成为人们了解 21 世纪初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英国的一个标本。

本书封面拍摄于 2011 年 4 月，英国王子威廉结婚庆典前夕，泰晤士河旁的议会大厦钟楼是重要地标之一，一旁迎风飘舞的米字旗，给很多初到伦敦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这个场景让您从第一眼就感受到典型的英伦气息，然后“揭开”表面，随着我的文字和镜头一起深入英国的过去和现在。

带着好奇心，发现的目光，勤快的双腿和思考的头脑上路，我行走在英伦的日日夜夜，一直在尝试解读不同文化，探寻“他们那一套”。终于，它成了这本书的名字。

周康梁

于牛津 夏镇

目录

Contents

Foreword: A Curious Approach	I	前言：带着好奇心上路
Living in the Past	2	让建筑诉说历史传奇
New String, Old Pearls	10	深入不列颠的步道
Inspiration from a Churchyard	18	来自教堂墓地的灵感
Icon in Motion	30	巴士“路王”
Red Poppy	44	温情罂粟花
British Heritage	56	不列颠的遗产
One City, Three Olympics	68	一座城市的三次奥运
After the Great Fires	88	浴火的城市
Venue of Legends	102	探访传奇之地
Guildhall Between Present and Past	112	市政厅今昔
The Ever-Rising Skyline	120	长高的天际线
From Black Coal to Bright Diamond	130	从黑金码头到城市明珠

Explore the World's Knowledge	144	探索世界的知识
Free Museums for the Public	156	公众的免费课堂
Tobacco Taboo	168	吸烟违法
Binge Drinking Britain	178	酒醉英伦
London Congestion Control	188	伦敦治堵
Public Servants, Private Grief	198	“自讨苦吃”的公仆们
Thatcher Country	208	乡村撒切尔
Saving an Old Market	216	拯救博勒市场
Green Space with Me	228	身边的绿色空间
Safer London	240	苏格兰场的公共安全教育
Organised Hospitality	250	一扇通向英国社会的窗口
At Home in Britain	262	客居英国
Afterword	270	后记



让建筑诉说历史传奇

Living in the Past

“这个项目把建筑用一种特殊而触手可及的方式展现给公众，把过去融入现在，在历史和历史的氛围中教育大众，让这里乃至整个国家都感到无尚光荣。”

伦敦西北部有一个叫做“诺丁山”的地区，因为美国女影星茱莉亚·罗伯茨和英国影星休·格兰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诺丁山》而被中国观众乃至全世界影迷所熟知。诺丁山充满了古典气息，也洋溢着异国情调，一年一度的嘉年华狂欢节是伦敦最重要文化活动之一。这里又被称为“伦敦富人区”，当地房价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英国现首相戴维·卡梅伦的私人住宅就在这一区域，他的很多“幕僚”也居住于此。

诺丁山有一片公共绿地名叫圣詹姆斯花园，环绕它的是外形一致的四层白色台阶排式建筑，浅色的外立面、铁艺的装饰栏杆整洁典雅。花园北侧一排房子的中间，也就是31号，曾经是中国作家老舍（1899—1966）的住所，他1925至1928年间客居英国时曾在此居住。

1918年，一个名叫舒庆春的年轻人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此后，他利用业余时间去英文夜校学习，在那里认识了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生宝乐山，继而通过宝牧师引荐认识了英国教授艾温士。1923年，舒庆春在燕京大学跟艾温士教授补习英文，当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委托这位在中国的教授推荐一名教官话的中国教师时，艾温士第一个想到的候选人便是舒庆春。

1924年夏天，经过40多天航行，25岁的舒庆春来到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科林·C.舒，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庄士敦。老舍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常常提起自己的一篇论文《东方研究学院》，这篇发表于1937年的文章以生动有趣的语言描述了英国同事们的汉学研究。

“设若英国人愿意，他们很可以用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国聘请较好的教授。可是他们不肯。他们的教授必须是英国人，不管学问怎样。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学院里的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这在学术上是吃了亏，可是英国人自有英国人的办法，决不会听别人的。”¹

那时当然没有“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也远不及现在正规，不过学生则五花八门，“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总而言之，他们学的功课不同，程度不同，上课的时间不同，所要的教师也不同。这样，一个人一班，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²虽然对英国同事们的水准持质疑态度，但科林·C.舒老师总是鼓励学生，对他们研究中国或者和中国有关的课题给与大力支持。在舒老师的“门徒”中，甚至有两位70多岁的“老绅士”，一位专学中国字，另一位则学说中国话。

客居英国，5年的时光很惬意。舒老师的课程排得并不紧，周六下午没有课，每周除了休息日以外，学院还额外放他半天假。不过，这位中国年轻人可没闲着，为了提高英文水平，他阅读了大量原文作品，图书馆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

在伦敦的异国生活、不同文化和知识的浸染让舒庆春大开眼界，也激发了他的文学热情和创作，在图书馆和诺丁山圣詹姆斯花园31号的房子里，他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6年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并从第8号起首次启用笔名“老舍”，这部作品的发表是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随后，老舍又发表了《赵子曰》和《二马》，虽然他人



上 圣詹姆斯花园旁的老舍故居
下右 科林·C·舒在伦敦诺丁山圣詹姆斯花园31号
下左 早期镶嵌标志牌的建筑 (图片来源: English Heritage)

在伦敦，但是作品已经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了关注，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让我“发现”这段历史的线索是悬挂在圣詹姆斯花园 31 号建筑外墙上的一面蓝色圆牌，高度正好和行人的视线平齐，十分引人注目。为了纪念这位曾经在英国工作、学习的中国著名作家，2003 年 11 月 22 日，“英国遗产协会”为这处老舍故居颁发了“蓝徽”，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老舍的儿子舒乙也参加了仪式，并且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设讲座，主题是“科林·C. 舒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时光荏苒，当时的“东方研究院”已经扩充为世界知名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³，80 年的岁月一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留下的是作家的不朽作品和墙上纪念他的一面蓝色徽章。

在英国，路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蓝色徽章，它们以醒目的方式提醒你留意这里曾经居住过的名人和发生的历史事件，房子的拥有者也会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建筑物上设立纪念性标志牌的设想最初是 1863 年一位名叫威廉·尤而特的下议院议员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发明家亨利·科尔⁴的支持，并在议会通过，1866 年开始正式实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文化标志体系。最初考虑的授牌人选有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英国移民的后裔；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1805 年 10 月 21 日，他指挥英国舰队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加港海面上激战，最后中流弹牺牲。现在人们能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看到纳尔逊 5.3 米的铜像高高矗立在 52 米的圆柱形纪念碑上，俯视着伦敦城。还有一位候选人是英国 18 世纪的演员、剧作家戴维·加里克。

1867 年皇家艺术学会正式颁发了第一面纪念牌，镶嵌在伦敦牛津圆辖区霍利斯街 24 号的一幢房子上，获得这项殊荣的却不是上面提到的名人，而是诗人拜伦，这里是他的出生地，遗憾的是这座房子于 1889 年被拆毁了。

当时很多房子都面临被拆毁的危险，而设立纪念牌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



上 各种款式的“蓝徽”

左 纪念 19 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故居的蓝徽

右 纪念“乔治六世的言语矫治师”莱昂内尔的绿牌，前立者为《国王的演讲》作者马克

起名人和建筑之间的联系,按照1873年《泰晤士报》记者撰写的报道说就是“让我们的房子诉说他们的传奇”,同时也希望通过颁发和悬挂纪念碑的方式鼓励大家更好地保护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建筑,“用永久性的方式标示出名人的房子能拯救很多遗迹,使它们免于被粗暴地推倒”。此后英国还先后成立了“古建筑保护学会”和“国家基金会”之类的组织以唤起人们对伦敦老建筑的保护意识。后来颁发纪念碑的工作于1901年和1965年又相继转给了伦敦郡自治委员会和大伦敦议会。

其实,最早的纪念碑并不是蓝色,也不叫“蓝徽”,当时的名称是“伦敦有历史价值的房子的标志”。“蓝徽”的称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确定的,之所以选择蓝色为永久使用色,主要原因是它在英国传统建筑的红砖墙上看起来比较醒目。除了颜色之外,纪念碑的形状、材质和制作工艺此前也不统一,曾经使用过铜、铅等金属材料和石材,后来使用上釉的陶片手工制作。1938年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重新设计了纪念碑,删去早期纪念碑中过多的装饰性元素,使得字体更大,逐渐形成现在看到的样式。

历经近140年风雨后,皇家艺术学会最初颁发的35面纪念碑至今还有半数留存,1985年,蓝徽的颁发工作传递到了英国遗产协会的手中,至今颁发数量已经超过了七百块。1998年,英国遗产协会开始向全国推广这项旨在保护文化历史遗迹的工作。

现在,蓝徽的颁发已经形成了严格的标准,对候选人的要求主要有这样几项:

- 一、候选人必须去世至少二十年,或者到了诞辰百年的纪念日;
- 二、候选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必须是受到公认的杰出人物;
- 三、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过重要贡献;
- 四、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让见多识广的行人马上就能识别出来;
- 五、如果是外国候选人,他们需要具备国际声誉,或者在自己的国家有着很高的地位。
- 六、在英国范围内,一位名人享有的蓝徽不能超过两块。